

四部叢刊續編經部

春秋正義

一

卷一至卷十八

於麻荀孟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爲醇德既醕六籍之文
業愈峻歷堯淳於溫洛爰演九疇龜圖出於棠河以章八卦故
之本者也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万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罔
皇帝陛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敏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
而律俗經刑改之紀綱乃人倫之隱祐昔官司契之后大紀建
極之君垂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聞茲膠序崇以典墳敦稽古
以弘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灵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
於麻荀孟抑揚於後馬邦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肅戴回升石渠之
業愈峻歷堯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弥著斯乃邦家之基王化
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純明通三統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
而律俗經邦韞九德而辯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玄扈以裁仁
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考六穗之祥府元虛月集圓象閣之瑞史
不絕脣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

茂績冠於勲華而岳拱元為遊心經典以為聖教出贖妙理深玄
訓詁紛綸文疏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
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
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

勅撰撰史加討叢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大尉揚州都
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元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
書左僕射兼大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
僕射兼大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
大夫侍中兼大子少保監脩國史上護軍蒲縣開國公臣李輔光
祿大夫吏部尚書監脩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脩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
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
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大
學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頌朝散大夫行大常博士臣柳宣通
直郎守大學博士臣府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

大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
大學助教臣鄭祖玄徵夏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夏郎守四
門博士臣趙君贊義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玄達義務郎守四門助
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奏

宸旨旁振群書釋元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經索
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宏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縣方之
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字謝伏恭業懃張
禹龜聲庸淺懼非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
二十四日大尉楊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元忌等上

春秋正義序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元史所職之昏王者統三才而宅九
有順四時而治万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室命昌於下故可
以享國永年令聞長矣然則有力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夏在祀與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先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敗
其惡得則襲其善以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鑑也若夫五始之自章

於帝軒六經之道充於孔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繇邈
 元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郭伯敗王於蔿
 晉侯請隧於後齊潛名号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畏下陵
 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達時若此歟
 之以法則元位正之以武則元兵賞之以利則元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
 歎銜唇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莫由訓於後昆因習史之
 有得失批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元異蕭斧之
 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朽者也
 心於秦滅典藉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元氏者有
 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
 訓然難取公羊穀梁以釋元氏此乃以冠履屨將絲絳麻方數金圓
 柄其可入乎晉在杜元凱又為元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
 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豈歟句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
 白中矣故晉宋傳授以記于今其為我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
 沈氏於旁例粗可於經傳經緯蘇氏則全不依本文唯旁攻賈服便

後之學者鑽仰元成列炫族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侍而探賸鉤深未已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

魚規杜之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係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稱人者未為鄉列炫規之晉侯稱人与穀戰同案穀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之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昨是背喪用兵何得之與穀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已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展其以漆園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案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他生公衡已亡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相婚而妻庶其此等皆其妄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此諸多疏猶有觀

今奉勅刪定批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重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元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少卿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中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題弘智覆更詳審內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其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正義卷之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

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太學博士賀道_公杜亦近得為此序作注題並不言執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為此序作者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後而執之名釋例異同之說執例詳之是其執集解而指執例安得由釋例序也序與執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為魯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及力訪作序故杜亦稱序七春秋名與經傳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書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更之層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第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更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周典禮也言周史記更襲敗得失本有大法之意周德既衰至使而明之言典禮缺善惡无章故仲尼所以修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_宋所修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初有无傳之意自身內因史至

然後由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預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
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傳自故發傳之傳有三等三叛
人名之數是也言仲尼修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倫之
紀備矣摠言聖賢大經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
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
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及春秋之序大明春秋
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謬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
去魯君子丘丘明作傳批刻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
吳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授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曾若王
掾孔子曰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幻及春秋丘氏立明所
修皆古文旧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
間獻丘氏及古文周官先武之也歆立丘氏學公羊之上書詔公
羊抑丘氏之學不立咸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

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乞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
後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同大司馬左氏古字古言學者傳訓
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
備焉歆以左氏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
十二宵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乞不乞非
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乞詩逸礼古文尚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
移唇於大常博士貢諫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郊興父子及歆創通
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以於左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公羊康
成歲左氏青育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
氏學踐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人臣守主品目不同掌更
曰司掌書曰史官記更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更之書名
也正義曰從此以下為記之名也明史官記更之書名曰春秋
之意春秋之名經元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

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札坊記云魯春秋記晉表曰穀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類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固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更但未必名曰春秋耳拙周在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故指言魯史言修魯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脩春秋故指言魯史言修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記更者以夏繫曰別同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更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由此更故更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羊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更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更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々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々而不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々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相十七年五月无反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独昏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豈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夜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因其闕文使有日而无月加此之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之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失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無不盡昏日而昏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夏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摠集其夏書之於策簡其精微合其同異量變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无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昏日者凡六百八十夏自文公以上昏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

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白倍此則久遠遺落不与近日且他國之皆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先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乞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後後脩之曰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已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曰去其日月則或害夏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煩旧有日者因而詳之曰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喪貶故春秋編夏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郊卒日食二夏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与小斂故不各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立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无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仇是謂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与卿仇之喪公不与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夏之小失不足以致人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无辭可以窮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愛甲乙為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

必記月朔之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之與不日
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先受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
曰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肉元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
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曰先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
夏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夏之体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
有爻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繫下也淮
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
光明感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昼入則為
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之先後无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
世本云客成造歷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
日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之
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
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已半而後及日與日相
會張衡要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
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冬然則以明冬謂

之一月所以摠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
攝紀理庶莫記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
月則遠近明也別曰異者共在月下則曰月之夏各繫其月則異
月之夏觀其月則異曰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
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曰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
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夏唯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不以
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
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亦異文仲

尼後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至所記之名也

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夏主記

當時之夏云有先後須顯有夏之年表顯也首始也夏繫日下年是
夏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為夏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
四字以為書号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
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
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摠名雖舉春秋二字其

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
秋之書无物不包无文不記与四時義同故謂此書为春秋存經
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
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豈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
其實一也尔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夏堯舜三代示不相常也
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
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並代有所尚
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
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夏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為
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聖周之稱歲也
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為之号也礼記鄉飲酒義曰春之
為言蠢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杼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
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樵也

物無斂也冬終也物終歲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夏
 一月无夏不空舉月一時无夏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內
 歲故時至无夏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
 曆秋七月注云虽无夏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相四年不書秋
 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夏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
 故春秋有空時而无夏者今不書秋冬首月自史闕文受其說也然
 一時无夏則書首月在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預於彼无注釋
 例以為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為華棄賈逵云取
 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万物以生秋為陰中万物以成勸使人
 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討春秋之
 名理包三統執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從夏
 以建寅為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數混沌而畫蛇足
 必將大性命而失危瀕周禮有史官云亦若有國史既解名
 曰春秋之意又豈記夏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
 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至後